

打破窠臼的

本刊取得美國蘇省理工 學院Technology Review 期刊圖文授權 Technology Review, Published by MIT. TECHNOLOGY REVIEW internet URL: www. technologyreview.com

MIT Technology Review

義肢設計師挑戰功能與造型的極限, 讓使用者更能自在當自己。

> 撰文/湯普森(Joanna Thompson) 翻譯/連育德

本可 蘿德 (Dani Clode) 常常早上起床, 一隻手套上機器拇指,就這樣去 上班。她仔細研究大量的神經科學數據, 畫出新款義肢的構想,思考著如何才能 幫人體加分。柯蘿德的工作地點是協助研 究輔具神經科學的劍橋大學可塑性實驗室 (Plasticity Lab)。



傳統上,義肢設計師習慣從人體尋找靈感。 義肢過去被視為某個身體部位的替代品,超逼真的 仿生腳與仿生手是眾人夢寐以求的目標。拜星際大 戰這類科幻作品之賜,仿生裝置仍舊深植於大眾的 集體想像。幸或不幸,它們也形塑了多數人對未來 義肢的觀點。

但柯蘿德是另類義肢運動的一環,這股輔具 科技趨勢訴求打破傳統、不求融入。她和同行設計 師不希望裝置模仿「正常」手腳的外觀,而紛紛打 造天馬行空的義肢,有的像蠕動的觸角、有的會發 亮、有的甚至能發射亮片。其他非傳統設計則是針 對特定工作,例如受到跑者青睞的刀鋒義肢。設計 師認為,另類義肢可以讓使用者拿回自我形象的控 制權,力量油然而生,同時粉碎社會對身障與四肢 殘缺的汙名化。

即使另類義肢的能見度增加,還是抹煞不了 一個不堪的事實:擁有義肢的人仍然只占一小部 分。這個世界有很多人想要義肢卻買不起,因此倡 導人士紛紛在尋求能夠兼顧成本、造型與實用性的 方案。

義肢的發展歷史悠久,而且始終出於人性。 已知最早的義肢是兩隻木雕腳趾,來自於2,500到 3,000年前的古埃及,明顯看得出繫繩涼鞋的印 記,其中一隻還綁在一具木乃伊的右腳。

古人製作與穿戴義肢的原因眾多,有的重實際、有的基於宗教、有的是歧視下的產物。多數義肢的設計以結合人體為主,但有些設計故意要脱穎而出。古羅馬將軍西魯斯(Marcus Sergius Silus)在第二次布匿戰爭(Second Punic War)斷了一隻手,據傳下令製造一隻鐵手當義肢。此外,中世紀的義大利至少有一人以刀子取代手。

對衛斯理大學(Wesleyan University)性別研究教授泰勒(Victoria Pitts-Taylor)而言,並不難理解對量身訂做的義肢的渴望。從文化、醫療、科學角度研究身體改造的她説:「無論我們怎麼改造身

體,都跟在社會的身分脱離不了關係。」以刺青為例,退伍軍人希望藉此致敬軍旅生活,藝術家則可能想嘗試不同顏色與圖案。

泰勒認為,人存在於社會,都會以某種形式 改造身體,例如剪特定髮型或穿特定服飾。「能夠 找到方法改造身體,反映出我們的個人風格與自 我,感覺真的很好。」她說。

1960年代,美國興起民權運動與酷兒解放運動之際,身心障礙者權利運動亦開始起飛,過去幾十年持續推動社會對義肢的接受度。早期的維權分子走上街頭時,只戴著金屬滑鉤這種最基本的裝置,甚至什麼都不戴,後來的人則是把閃亮亮的迪斯可鏡球黏在義肢。「背後的概念是,不要為了符合傳統標準而改變自己的身體。」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身障與設計歷史學家塞林(David Serlin)說。

然而,現代醫學體系並不會考量自我表達或 自我認同。醫療裝置大廠現在研發輔具科技產品 時,經常還是以「治療」為出發點,亦即所謂的生 物醫療化(Biomedicalization)。

「生物醫療化的目標是把身體正常化。」 泰勒説。其目的在於盡可能將人體達到「理想狀態」,但在歐美醫學中,這個理想狀態通常是白人的、性別化,以及身體健全的。

在這樣的側重點下,義肢長期以來效果不佳 或穿戴不舒服,無法符合個人需求,更無助於自我 認同。比方説,義肢手通常只分成男性、女性與小 孩3種尺寸範圍,但很多人的尺寸介於三者之間, 甚至完全不適用。

礙於選擇有限,義肢與殘肢可能出現不吻合 的彆扭情況。對有色人種來說,挑選義肢可能更是 難堪,因為有些義肢廠商提供診所與醫院的膚色選 項只有少數幾款。

柯蘿德説,義肢使用者也不應該被等同視之。每個人的觸覺敏感度不同,取決於殘肢的神經集中程度,以及身障者是否有幻肢(Phantom Limb)現象。這些因素會大大影響身障者忍受義

柯蘿德和同行設計師不希望裝置模仿「正常」手腳的外觀, 而紛紛打造天馬行空的義肢, 有的像蠕動的觸角、有的會發亮、有的甚至能發射亮片。



柯蘿德戴著名為「物質化」的手臂,上半部由可隨意排列的區塊所組成, 採用另類素材如樹脂、拋光木、苔蘚、青銅、黃金、銠與軟木。

肢的意願與能力,因為義肢必須緊貼著殘肢的敏 感區。

此外,如果是天生四肢殘缺,可能會與截肢 者的使用體驗截然不同。長大後才失去手腳的人, 穿戴輔具可能會更放心,反觀許多天生沒有手臂的 人,用殘肢就能輕鬆搞定生活大小事,戴著笨重的 義肢甚至反而礙事。

阿馬爾(Jules Amar)是功能型義肢的設計先 驅,其服務對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斷手斷腳的 士兵。他的設計有別於傳統,專為特定功能而生,

例如他設計出鉗子型義肢,以期協助飽受戰爭摧殘的士兵重返社會,從事生產。根據大多數記載,他的策略奏效,許多退伍軍人得以找到農場與工廠的工作,只是當時也有部分人士認為這樣有剝削身障勞工之虞。

時至今日,義肢可以搭配肌電裝置等高科

技,變成電動義肢,將殘肢肌肉的電訊號轉化成動作。然而,很多人放棄有如機器人的精密義肢,選擇類似阿馬爾設計的功能型義肢,例如運動員的刀鋒腳板,或是自體驅動、可以更換末端的「活動導向手臂」。「我就有一個,主要是用來健身。」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科技作家與博士後選人楊恩(Britt H.

Young)説:「從很多方面來看,

使用這類義肢的滿意度更高。 」

回顧醫療器材的發展史,有很 長一段時間的假設是:符合大腦預 期的義肢自然更容易使用,亦即專 家所謂的「身體化」(Embody)。 「身體化是指義肢接近我們的人體 樣版。」劍橋大學認知神經科學教 授馬金(Tamar Makin)說。她與柯 蘿德密切合作,研究大腦如何適應 義肢。研究證實義肢使用者長期以 來的直覺,亦即大腦其實非常有彈 性,能夠適應新義肢。

義肢似乎介於「物品」和「自我」之間。根據2020年發表於《PLOS生物學》(PLOS Biology)期刊的一篇論文,馬金的實驗室以功能性磁振造影機(fMRI)掃描義肢使用者與非使用者的大腦,想要知道大腦的特定區域對義肢有何反

應。研究人員以義肢、真手、日常工具做測試,起初以為受測者會有類似的反應模式,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。

「義肢造成的反應不同於人手。」馬金説: 「但也跟工具不一樣。」義肢似乎會觸發一種特別 的神經標誌(Neural Signature),不是手也不是

> 工具,而是以前未知的反應。這些 反應模式出現在不同使用者,顯示 多數人能夠輕易適應各種不同的義 肢設計,只要在日常生活依舊實用 就可以。

> 看起來不像人腳的下肢義肢, 慢慢受到社會的認同,尤其是在運動領域,穆林斯(Aimee Mullins) 與里博(Blake Leeper)等運動員 擁有高知名度,有助於刀鋒義肢成 為鎂光燈的焦點。反觀失去上肢的 人還是面臨社會壓力,不管合不合 身,還是覺得有必要戴上高科技、 有5根手指的仿生義肢。

> 巴恩斯 (Jason Barnes) 希望有個與眾不同的上肢義肢。住在美國亞特蘭大市的他,是一名音樂製作人與樂手,從小熱愛打鼓,無奈在2012年發生工作意外,22,000瓦的電流貫穿右臂,手肘以下只好截肢。

出院後幾個星期,他在繃帶末端用膠帶綁了一支鼓棒,重新學習打鼓。沒多久,他開始從零到有打造內建鼓棒的義肢。「我壓根沒有頭緒怎麼做,所以摸索了很久。」他說。他最終找到適合的設計,也就是在鼓棒義肢裝上平衡器,讓他可以用肩膀和手肘控制,跟阿馬爾的功能型義肢有異曲同工之妙。不久之後,他考進亞特蘭大音樂與媒體學院(Atlanta Institute of Music







哈利爾設計出一系列義肢護 套。最上面的義肢腳護套取材 至經典科幻恐怖片《異形》, 內建LED燈。

失去上肢的人還是有社會壓力,不管合不合身, 還是覺得有必要戴上高科技、有5根手指的仿生義肢。



莫德絲塔穿著錐形腳,擺出時尚的姿勢, 其設計來自於她的夢境。

and Media)的打擊樂課程。

不過,巴恩斯偶爾還是覺得力不從心。為了 演奏不同曲風(例如從複雜的爵士樂轉換到搖擺 樂節奏),他必須停下來把義肢綁緊或鬆開。他 想要追求更無縫接軌的體驗。

他後來認識喬治亞理工學院(Georgia Tech)的音樂科技教授溫伯格(Gil Weinberg),後者帶著團隊與巴恩斯合作,研發出新型的肌電型打鼓義肢,能夠讀取他的肌肉運動,執行更精細的打鼓動作。

他們接著更進一步,在義肢加上第二支鼓棒,搭配機器學習軟體,可以察覺樂團中其他樂手的節奏。「構想是讓第二支鼓棒有時隨興打擊,不由巴恩斯控制。」溫伯格說,這樣可以在樂手之間營造出「奇特又親密的連結」。

拜這款新手臂之賜,巴恩斯化身打鼓超級英雄,超越人體極限,打出地表無人能及的節奏。 他在2019年甚至寫下金氏世界紀錄,成為全世界 打鼓速度最快的人。但過了不久,他發現只用一 支鼓棒還是比較簡單。

「從技術面來看,一隻手能有兩支鼓棒是很好。」巴恩斯説:「但從鼓手的角度來看,意義其實不大。」巴恩斯尚未完全放棄高科技打鼓輔具,他和溫伯格目前正在設計一款新型肌電手臂,一方面有雙鼓棒義肢的精細度,一方面又有自體驅動義肢的創意自主性。他使用哪個義肢,會看當天狀況與打擊曲目。

並非每款非典型義肢都是完全功能導向,有時則是走時尚路線。出生於拉脱維亞的創作歌手



莫德絲塔(Viktoria Modesta),長期醉心於科幻故 事與復古未來主義美學。剛開始配戴義肢時,她便 決定一舉拋開傳統窠臼。「我覺得這樣可以拿回掌 控權,改變輿論風向。」她說。

莫德斯塔的左腳在出生時受傷,動了好幾年的手術,也頻頻出現併發症。她在20歲那年選擇截

肢,心情幾乎隨即如釋重負。

還沒有動手術之前,她便已經開始想像義肢的模樣。手術後,她與威克森(Tom Wickerson)和芭拉塔(Sophie de Oliveira Barata)合作,兩人是設計倡議活動「另類四肢計畫」(Alternative Limb Project)的成員(柯蘿德亦是其中一分子)。三人

驗室共同設計。



「人不應該只嘗試不同穿搭而已, 也要能在四肢、能力與所有事物上做實驗。」 實現了她的願景,以安德森童話《冰雪女王》為發想,打造出一款鑲有寶石的下肢義肢。「我的腳從無期徒刑變成了愛與渴望的產物。」她回憶道。

從那時起,身兼音樂家、模特兒與自稱仿生流行歌手等身分的莫德絲塔,讓大家看到許多未來主義風的義肢。她出現在勞斯萊斯的廣告,義肢脛骨部分竄動著電流,她曾穿著鍍鉻的義肢走伸展台,也曾穿上有如金屬觸手的義肢,以微重力漂浮。她在2014年拍攝的音樂錄影帶《原型機》爆紅,裡頭戴的是她最經典的錐形腳。她說,這款黑曜岩製成、宛如鋭劍的設計,來自於她的夢境。

掌握了義肢造型,讓莫德絲塔得以全然接納 她的身體,也認為每個人都應該有這樣自我表達的 權利。「人不應該只嘗試不同穿搭而已,也要能在 四肢、能力和所有事物上做實驗。」她説。但她知 道,儘管義肢的普及度緩慢改善,但對全球許多人 來說,量身訂做的義肢仍舊遙不可及。

義肢屬於高單價產品,即使有好保險,義肢腳的價格少至5千美元,高至8萬美元以上,依設計複雜程度而定。此外,義肢零件磨損後必須汰換,又得多花費幾千美元,有些產品光是膝關節就要3萬美元。「有些保險會理賠一部分,」楊恩説,但多數保險業者「不會給付很多」。

這還不包括個人化造型。比方説,義肢製造 商奧托博克(Ottobock)提供不同膚色的義肢給診 所,但旗下網路商店的選擇更多,而且以裝潢色卡 的方式呈現,更加賞心悦目。但位於密西根的義肢 認證技術人員哈利爾(Nicholas Harrier)説,網路 商店才有的膚色必須訂製,通常保險不給付。

哈利爾小時候罹癌,後續感染導致他在20幾歲時失去一隻腳,他希望能夠打開一扇門,讓造型 美觀的客製化義肢更加普及。他的靈感起源於10 年前左右,他當時偶然看到「另類四肢計畫」為莫 德絲塔設計的幾款義肢,出於好奇而聯絡該計畫, 卻始終沒有收到回音。他決定動手自製義肢護套, 第一個樣本就是自己的義肢腳。 最後的成品彷彿出自科幻小説,有未來主義 風格的線路,中間還有五顏六色的原形LED燈。一 完成最後裝飾,他便立刻開始幫別人製作客製化護 套,到現在已經累積幾十款作品,材質包括壓克力 與矽膠、金屬與樹脂、油漆、燈光等。

每款護套都獨一無二,針對個人所設計。有一款釘滿蒸汽龐克風(Steampunk)的發條裝置,有一款仿效DC漫畫的鋼骨人(Cyborg)。護套只讓義肢更有造型,無法改變功能。哈利爾的原則,是所有護套皆可免費訂製。他自掏腰包購買材料,也因為老闆願意讓他彈性工作,他才有辦法進行。「我不會收錢。」哈利爾説。他期許,未來像他這樣的服務能夠成為義肢診所的標準做法,「有必要把這個推動成為常態,因此免費提供很重要。」

幾家規模較大的公司也致力於提升造型護 套的普及度。包括英國「開放仿生」(Open Bionics)在內的企業,正在研發價格親民的3D 列印護套,例如圖案從漫威電影取材的「英雄手 臂」。許多護套的行銷瞄準兒童,希望藉此建立起 兒童的自尊。

根據世界衛生組織(WHO)數據,全球缺肢 人口只有1成左右有取得義肢的管道。此外,各族 群的需求也不盡相同。以美國為例,黑人的截肢率 將近是白人的4倍。

楊恩認為,只要有民眾想要有任何類型的義肢,購買與維護都應該不必花大錢。「要對義肢發揮最大的影響力,不在創新設計,而是醫療裝置改革。」她說,但同時也不應該劃地自限,要持續設法改善義肢的設計。「大家必須對自己的身體感到自在,這是一種人權。」她說。

改革義肢產業牽涉眾多面向,包括提升普及 度、研發符合個人需求的輔具、維護基本尊嚴等。 「重點不只是功能或美觀。」塞林説:「理想狀態 是兩者兼顧。」■

湯普森(Joanna Thompson)是一名自由科學記者,駐於紐約市。

Copyright©2023, Technology Review. All Rights Reserved.